

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

▶ 戰後日本的左翼運動

The Left-wing Movement in Post-war Japan

doi:10.6752/JCS.201503_(20).0012

文化研究, (20), 2015

Router: A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, (20), 2015

作者/Author：柄谷行人(Karatani Kōjin);林暉鈞

頁數/Page：224-233

出版日期/Publication Date：2015/03

引用本篇文獻時，請提供DOI資訊，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。

To cite this Article,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.

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:

To link to this Article:

[http://dx.doi.org/10.6752/JCS.201503_\(20\).0012](http://dx.doi.org/10.6752/JCS.201503_(20).0012)



DOI Enhanced

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 (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, DOI) 的簡稱，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，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。

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，

請參考 <http://doi.airiti.com>

For more information,

Please see: <http://doi.airiti.com>

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，開始閱讀本篇文獻

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



戰後日本的左翼運動

The Left-wing Movement in Post-war Japan

柄谷行人¹著

Karatani Kōjin

林暉鈞²譯

一、

主辦單位希望我可以談談戰後日本左翼運動的歷史，但是我沒辦法談論這段歷史的全貌。在日本，有許多關於左翼運動歷史的書；我想在台灣應該也有這類的書吧。然而，我今天想要講的，是一些不會出現在這些書裡的事情。

今年，台灣發生了稱為「太陽花運動」的事件。對於太陽花運動，在日本也有各式各樣的報導與評論。其中經常看到這樣的意見：日本沒有這麼了不起的學生運動。說這種話的人，大體上是知道1968年以後的日本左翼運動的人。但是，他們的這個看法是錯誤的。日本曾經有過學生運動，但是就在1968年以後，消失無蹤。

1968年，在歐美也發生了稱為「學生之力」(Student Power)的事件。因此許多人認為，日本的68年受到歐美的影響，和歐美的68年類似。但是，這個看法不對。實際上，68年在歐美所發生的事態，在日

1 柄谷行人，曾任教於日本國學院大學、法政大學、近畿大學、美國加州大學、康乃爾大學，並長期擔任美國耶魯大學東亞系、哥倫比亞大學比較文學系客座教授。2006年退休。

2 林暉鈞，國內知名小提琴家，曾經就讀哲學系，參與過80年代學生運動。譯有《倫理21》、《柄谷行人談政治》、《世界史的結構》、《哲學的起源》等書。

airiti

本則早在1960年就發生了。那不但是學生運動，而且受到廣泛大眾的支持，同時也是否定共產黨的左翼運動。1960年發生在日本的學生運動，在全世界都沒有先例。那麼，它是從哪裡產生出來的？

在談論這一點以前，我想先概括地回溯一下，從戰前開始的日本左翼運動。日本的左翼運動，在1917年、俄國革命之前，是以無政府主義者為中心；1917年之後，則變成以共產黨為中心。那時候所謂共產黨員，事實上幾乎都是學生。但是那時候的運動，不能夠稱為學生運動。根據他們的理論，學生是小布爾喬亞階級；因此學生應該要自我否定，為了無產階級的解放而努力。所以，雖然實際上從事運動的人是學生，卻不能稱為學生運動。

簡要來說，並不是因為學生有政治性的參與，就可以稱為學生運動。學生運動要成立，必需有賦予它意義的理論。這樣的理論，出現在二次大戰之後。

首先，說到戰前的左翼運動，日本共產黨的一切方針，都以第三國際——也就是俄國共產黨——的指令為基礎。舉例來說，1927年，他們主張推翻天皇制。這樣的主張，把日本的天皇和俄國的沙皇，看作是一樣的東西。而且，1927年正是日本舉行普通選舉的時候；在這種時候把日本的政治體制，看作是君主專制，呼籲打倒體制，是與時代不符的、錯誤的方針。它的結果不只是遭到壓制，也失去了大眾的支持；許多共產黨員因此改變立場。當時共產黨的運動，反而助長了奉天皇為首的國家社會主義，除此之外沒有任何建樹。

1930年代，絕大部份的共產黨員都改變了立場，只有少數一小部份被關在監獄裡，沒有改變立場。因為這個緣故，這些人具有某種權威，在戰後成為領導人；但是他們的頭腦和戰前一樣，愚不可及。戰後不久，美國佔領軍在日本實施民主化政策。舉例來說，他們實施農地改革，把土地發放給佃農，而且支持勞工運動與左翼運動。因為這樣，最初日本共產黨讚揚美國軍隊，稱他們為解放軍。可是一旦他們的說法受到蘇聯的批判，馬上就又改變了意見。當時的日本共產黨，就只有這種程度的判斷力。

隨著朝鮮戰爭開戰，共產黨開始受到壓制。這時候共產黨的主流派，採取了武裝戰術。其中之一就是「山村工作隊」。這樣的方針來自於，他們認為山林地帶沒有經過農地改革，還有機會透過佃農發動革命。因為中國革命的成功，所以模仿毛澤東的戰術。有很多學生參加這個運動。當然，這樣的東西不可能受到山村農民的歡迎，下場非常淒慘。許多當代的名人，學生時代都參加過這個運動。比方小說家安部公房，電影導演大島渚，歷史學家網野善彥，建築家磯崎新，都在學生時代參加過山村工作隊。

但是在這樣慘不忍睹的狀況之下，還存在著一種不同性質的學生運動。這個運動雖然也受到共產黨的影響，卻是從黨中央獨立出來的運動。共產黨中央認為他們受到托洛茨基與無政府主義的影響，這個看法不對。他們的基礎，是武井昭夫提出的，「作為層的學生運動」這個理論。根據這個理論的說法，學生是這樣一種特別的「層」，就算出身小布爾喬亞，也可以從階級關係中，相對獨立出來，以普遍的方式思考。他們以這個方式強調學生運動的自律性。同時，這也意味著從黨脫離開來的獨立性。

武井昭夫後來成為著名的文藝批評家。他提出這樣的主張的時候，還是個大學生。他在1948年創立了「全學連」，也就是「全日本學生自治會總連合」，並且擔任第一代的全學連委員長。武井巡迴全國的大學，組織了這個自治會。當時的交通條件不好，他一半坐著火車，一半用走路的，巡迴了全國的大學。

所謂自治會，就是評議會，以英語來說是“Council”，德語是“Räte”，俄語是“Soviet”。值得注意的是，那時候和自治會一起，他們成立了「生協」（生活合作社）。當時，雖然大學生來自比較富裕的階層，但是因為戰爭剛結束不久，食衣住行都還很匱乏。「作為層的學生」這個想法，同時也意味著學生的生活，由學生自己來確保。武井昭夫試圖讓學生自治會（評議會），成為這樣一種自律性的存在。同時這也表示，學生運動是脫離共產黨的，自律性的運動。

如今回想起來，我認為武井的想法來自舊制高等學校的體驗。他

們全體一起在宿舍生活，超越現實上的出身階級，追求普遍的理念。我認為武井所說的「作為層的學生」這個想法，就來自這樣的體驗。當然，他的學生運動理論，受到共產黨中央的非難與攻擊。但是，共產黨中央的運動，透過軍事的鬥爭，毀滅了左翼運動；相反地，學生運動卻經由反對學費調漲，以及反對美軍基地的鬥爭等等，重建了左翼運動的全體。

二、

1950年代後半，發生了蘇聯的史達林批判，緊接著有匈牙利革命，新左翼的思想出現在全球。但是日本的新左翼，卻不是從外國輸入的思想。反而舊左翼的思想，才是從外國輸入的。批判舊左翼的新左翼，是從日本國內的學生運動產生的。1958年，以共產黨的學生組織為中心，成立了共產主義者同盟(Bund)。Bund本質上是學生運動。當然，它的成員有年紀比較大的人，也有來自工會的人，但根本上，它是一個學生組織。

我在1960年4月，進入東京大學就讀。那剛好是「日美安保條約改訂」鬥爭的最盛期。它可以算是現代日本最初的——說不定也是最後的——大型的群眾運動。我一進入大學，立刻就去參加示威，同時也加入了 Bund。話雖如此，當時我並沒有意識到這一點，因為那時候學生運動與 Bund 是沒有區別的。

安保鬥爭開始於1959年，因為學生運動所發起的一個事件，而急速地興盛起來。那就是1959年11月27日所發生的，國會園區內集會事件。這一次，當我聽到台灣學生佔領立法院的新聞，不由得想起了當時的事件。

當然，在那次事件之前，也發生過大型的示威；只不過都是請願的性質。這些示威以「國民共鬥會議」的名義舉行，從學生到勞工、市民，大家一起參與。學生站在示威隊伍的先頭。如果是十萬人的示威，最前面的一萬人都是學生。但是，11月27日的示威遊行不一

airiti

樣。在靠近國會的時候，走在先頭的學生隊伍，突然偏離平常遊行的路線，朝著國會正門走去。由於國會的警備不足，學生們就這樣進入了國會園區。不僅如此，社會黨與共產黨的所有隊伍，也都跟著宣傳車，進入了國會園區。大家意氣風發地，在那裡舉行了集會。國會議員們也在園區內發表演說。

這個前所未聞的事件，理所當然地變成大新聞。安保鬥爭的事，第一次傳遍全國。但另一方面，從隔天開始，國會與媒體則大聲地責難。結果社會黨開始自我批判，共產黨則辯稱，是受到托洛茨基派的欺騙。日本的學生運動、或者說是「全學連」受到社會的矚目，就是從這時候開始的。共產黨作為一個革命黨，也在這個時候失去了它的威信。從此以後，共產黨腦子裡只想著下一次的選舉，採取了穩健的路線。

然而，那一次的國會園區集會，完全是非暴力的。實際上有許多國會議員，在現場發表演說。事件之後，兩名學生運動的領袖，逃入東京大學的駒場宿舍；社會上為了鎮暴警察是否應該進入校園，紛紛擾擾吵了兩個禮拜。其實，當時我並不在現場；當時我還是高中三年級，正在家鄉關西地區，準備大學入學考試。看到這樣的新聞，我非常羨慕、嚮往。因此，隔年4月，一到東京，我馬上參加了示威；反而沒有去參加開學典禮。

後來我聽說，那一次的國會園區集會，其實運動的領導人們，經過事先的暗中計畫。但是它可以如此順利進行，則是偶然。舉例來說，假使社會黨或共產黨的議員們拒絕參加，就不可能成功。如果只有學生在場，一定可以簡單地驅離。

只不過這次的事件，當然也付出相當的代價。第一，在事件之後，不再能夠像「國民共鬥會議」那樣，組成多數組織的聯合。學生與勞工、市民的運動開始分離，國會周邊也變得警備森嚴。

國會周邊的示威再度熱鬧起來，是1960年的6月。那時候學生運動與勞工、市民運動，再度合作。但是那僅限於從五月強行表決，到安保條約通過的一個月之間。而且，那是最後的一次。之後一直到2012年，再也沒有大型的國會示威出現。

airiti

三、

安保鬥爭以失敗收場。雖然岸信介內閣垮台，但是沒有能夠阻止安保條約的改訂。因為這一次的敗北，在那之後，Bund（共產主義者同盟）的內部分裂成三派，開始爭論。不管哪一派，都批判 Bund 只不過是小布爾喬亞階級的激進主義。然後他們解散了 Bund，決定成立以列寧主義為原則的前衛黨。

我反對這樣的決定。我表示，學生運動沒有什麼不好。雖然說是「學生」，並不需要什麼嚴格的資格限制。只要能夠超越自己的階級屬性，以普遍的方式思考、行動的人，誰都可以是學生。1961年，我寫了一篇「社會主義學生同盟」的重建宣言。那是我19歲的時候。從那時候開始，我的態度一直沒有什麼改變。

1960年代，由 Bund 內部的三個派別主導的新左翼運動成為主流，但是群眾運動和學生運動卻沈寂了下來。然而，60年代後半，學生運動又再度興起。各個大學在自治會之外，產生了學生評議會。那就是被稱為全學共鬥會議（全共鬥）的組織。

一般人認為，這個運動是60年運動的延續。因為他們以為，60年之後誕生的新左翼黨派，帶來了全共鬥。但這個看法是錯誤的。全共鬥的起源，不是新左翼，而在別的地方。過去曾經有過學生運動的大學裡，新左翼的勢力強大。但是，這時卻沒辦法發動群眾運動。這時候發生群眾運動的，是過去沒有學生運動的地方，也就是沒有新左翼的地方。戰後武井昭夫組織全學連的時候，這些學校還處於圈外。

最初，從慶應大學反對學費上漲開始，運動興盛了起來。社會一般的印象，都認為慶應大學是有錢人子弟唸的學校，因此他們竟然會為了反對學費上漲而鬧得沸沸揚揚，讓大家嚇了一跳。還有一個例子，就是日本大學；他們抗議學校經營的腐敗貪污，發起了大型的鬥爭。大家都認為這裡的學生，無緣成為知識份子，他們的抗爭也讓世間驚訝。當然，在這些學校或許也有少數幾位新左翼的領導者，但這些運動都不是他們發起的。舉例來說，在日本大學的鬥爭裡，學生一

開始唱的，甚至是大學啦啦隊的歌。那時候他們都還不認識左翼運動的歌曲。

但是在那之後，當校園鬥爭日漸衰退，發生了類似60年發生過的事情。學生運動正在擴大、發展的時候，沒有什麼問題；但是當運動開始停滯不前，就只有熱心的運動人士留下來。換句話說，只有新左翼黨派留下來。他們主張，需要更激烈的鬥爭。他們批判學生運動的小布爾喬亞性格，提倡建立更為無產階級的、列寧主義的，或者是毛澤東主義式的黨組織。全共鬥就這樣被新左翼各派解體、吸收。

舉例來說，這時出現了高唱毛澤東主義的赤軍派。他們雖然也成為新左翼，但所作所為，卻是在複製1950年初期，共產黨主流派做過的事情。他們試圖以山村游擊戰，發動革命戰爭。在那之後，學生運動在日本消失，因為去參加示威變成是一件危險的事。不只學生運動消失，一般市民的運動也消失無蹤。

四、

1960年的學生運動和68年的學生運動，雖然有類似的方面，但也有極大的差異。這個差異，來自「學生」的改變。60年的時候，武井昭夫「作為層的學生運動」這個理論，還具有它的影響力。60年，學生還是菁英，身為菁英的責任意識也很強烈。但是，68年則不同。高度經濟成長的結果，大學的入學率倍增，大學的數量，以及學生的數量，都快速增加。之所以會發生校園鬥爭，就是這個緣故。

這樣看來，從60年到68年之間，「學生」這種存在，有了巨大的轉變。這裡產生一個問題。一直到60年為止，「作為層的學生」這種想法仍然是有意義的。這樣的想法，在學生身為少數菁英的時期，是妥當的；但是在學生人數眾多、變得和大眾沒有分別的時候，這樣的想法就失去了效力。確實是如此。不過我認為，把「學生」當作一種特定的「層」這種想法，在今天仍然有效。

就像先前我們所說的，1968年的歐美，也出現了稱爲“Student Power”的運動，這在歐美是前所未有的現象。這個運動的結果，使得一向強大的法國與義大利的共產黨，失去了他們的權威。日本1960年發生的事情，到了歐美，則發生在1968年。而且，帶來這個結果的，是學生運動。在那之前，左翼運動一直是以勞工運動爲中心。就算學生擔負重要的任務或角色，也不能算是學生運動。但是在六八年的時候，學生運動反過來影響了勞工、市民的運動。

這樣的情況，有什麼樣的意義？歐洲的學生運動浮上第一線的原因，和日本一樣，大學生的數量增加這件事，有很大的影響。但是具有重大影響的，不是只有學生的數量，所謂「學生」這種存在，產生了「質」的變化。大學不再是探究真理的場所，而變成作爲商品的勞動力的養成中心。這和勞工階層的改變，息息相關。舉例來說，從事知性勞動的人增加了。在這個意義下，學生與勞動者，學生運動與勞工運動，變得無法區別。

68年的時候，學生運動以校園(Campus)爲中心，進行鬥爭。乍看之下，它和勞工運動沒有關係。但事實上，校園鬥爭變得就像勞工抗爭。大學，已經變成養成勞動力的工廠。學生對抗這樣的大學，和工廠的抗爭是一樣的東西。學生運動與勞工運動，本質上沒有差別。在這個意義下，以68年爲代表的校園鬥爭，預先呈現了今日的狀況。

五、

我想在這裡，重新思考「學生運動」這件事。我的觀點和武井昭夫「作爲層的學生」不一樣。在我的想法裡，我們已經不再需要勞工與學生的區別。或者換個方式說，學生已經變得和勞工無法劃分開來。舊左翼也好、新左翼也好，都還頑固地殘留著勞工、市民、學生等種種的區別；今天我們必需質疑這樣的區分。更進一步地，我們必需質疑勞工運動與消費者運動的區別。

馬克思主義者一向認爲，爲了打倒資本主義，勞工運動是根本。

airiti

我並不反對這樣的想法。但是問題在於，生產點上的勞工運動，變得越來越困難。其中一個原因，就是資本的反撲。在日本，舉例來說，1980年代國鐵被民營化。這個政策讓全國最大的工會（也就是國鐵的工會），就這樣解體。實際上，1960年的安保鬥爭時，全國的交通曾經全部癱瘓。這樣的事不可能再發生第二次了。其他的工會，也都被剝奪了力量。結果，一向受到工會支持的社會黨，在1996年消滅。

還有一個原因，是生產過程的變化；這包含了 IT 產業的發展。勞工在生產點上被分散，互相碰面的機會變得很困難。因此，工會的組織率明顯地下降。另一方面，60年代以來，「市民—消費者」的運動、還有各種弱勢團體的運動，則變得非常興盛。有的人因此就說，勞工運動已經過時了。但是，我也反對這樣的想法。原本，有哪些市民、消費者，本身不是勞工的？就算有，人數也一定很少。如果是這樣，我們是不是應該說，市民、消費者運動，事實上是轉變了形態的勞工運動？

馬克思在他的《經濟學批判綱領》中，指出了一些事情，非常值得深思。有許多人說，馬克思認為，資本的蓄積(M-C-M')是透過資本在生產點上，從勞工身上榨取剩餘價值而達成的。但這樣的見解，其實是馬克思之前的、李嘉圖左派的想法。馬克思所指出的，其實是這樣的事情：剩餘價值不只發生在生產過程，更發生在勞動者以消費者的身分，買回自己所生產的商品的這個過程。簡單來說，生產物如果不能賣出，就不可能榨取剩餘價值。消費過程是很重要的。

在消費的過程中，購買生產物的消費者，幾乎都是支薪勞動者和他們的家人。如此看來，所謂消費者，不過就是勞動者站在「購買」過程中所顯示的樣貌。重要的並非人是什麼，而是人位於什麼樣的關係位置。所以，消費者運動，就是勞動者的運動，我們不應該將兩者分離開來。

關於這一點，1990年代我在紐約的時候，看到在 sweat shop（虐待勞工的商店）前面發生的，呼籲消費者拒買的運動，深深受到感動。勞工在店裡默默地工作著。因為，如果他們有什麼舉動，馬上就

會被解雇。那麼代替這些勞工，在外面向商店抗議的運動，是消費者運動嗎？還不如說，那是勞工運動。實際上，在這時候保持沈默的勞工，到了假日，就會到別的商品前面，大聲呼籲拒買運動。簡要來說，只要在有利的時間與地點，進行戰鬥就好了。所以，消費者運動和勞工運動不應該分開。它們結合的時候，會變得非常有力。

我還有一個想法：就像消費者運動與勞工運動不應該分開，學生運動與勞工運動也不應該分開。所謂學生，不過就是勞工以學生的身分存在的一個面向而已。因此，學生運動就是勞工的運動。舉例來說，勞工做不到的事情，由學生代替他們做也可以。這不是學生爲了勞工而戰鬥，而是勞工以學生的身分來戰鬥。也就是說，站在有利的立場戰鬥就好。如果能夠這樣思考，就有可能發展出新的鬥爭方式。

還有一點，我過去曾經在〈NAM 的原理〉這篇文章中，把鬥爭區分爲「超出的」鬥爭，以及「內在的」鬥爭。所謂「內在的」鬥爭，就是在資本主義經濟的內部進行戰鬥。工會或是政治鬥爭，就是其中的例子。而所謂「超出的」鬥爭，就是自己創造非資本主義的經濟，比方合作社、或是地方貨幣等等。這兩種鬥爭是不同的東西，通常是分離的。但是，它們是互相補足的，可以同時進行。而且，它們應該同時進行。